

葛胜君 ◆ 著

戈麦诗歌论稿

On the Criticism of Ge Mai's Poems

通化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W059)研究成果

戈麦诗歌论稿

葛胜君/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戈麦诗歌论稿 / 葛胜君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677-8220-4

I. ①戈… II. ①葛… III. ①戈麦(1967-1991)-
诗歌评论-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8566 号

戈麦诗歌论稿

葛胜君 著

责任编辑：张树臣 责任校对：张树臣

封面设计：张沫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科普快速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2016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张：15.75 字数：240 千字

2016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7-8220-4

定价：6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自序

摧毁一个生命的，一定不是一根稻草。

文字写的都是自己。戈麦的诗歌，演绎着他离去错综复杂的原因。

不可否认，时代风雨的变幻、艺术追求的挫折、情感生活的动荡、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一颗年轻的心脏饱受绛紫色的煎熬。在希望与绝望的蒸腾之中，戈麦的怨怒、庆幸、执着、迷茫，虚无和决绝砰然而出。戈麦是一个纠结的个体，然而，他萦绕梦想之维的孤寂闪耀却给这个世界以不灭的印迹，正如臧棣老师说的，“戈麦很值得研究”，戈麦及其诗歌的语言魅力值得探寻。

我对戈麦诗歌的揣探开始于十多年前的秋天，同学李永涛买到一本《戈麦诗全编》，闲翻中突生兴致，于是辽宁师范大学过街天桥底角里的“京沪书行”（书店早已灰飞烟灭）里我邂逅了戈麦。接下来戈麦研究俨然是我有意为之的一个系列：戈麦的硕士毕业论文、戈麦研究的科研课题，直到此刻的《戈麦诗歌论稿》。戈麦及其诗歌的研究，不仅是我为做而做的科研需求，在精神虚位的时段，爬梳戈麦的诗歌，会让心灵避开最初接触戈麦时的焦躁和不安；相反，戈麦和他的诗歌，给我的是经历心灵强度挤压之后的敞亮和释然，戈麦的心路历程为我百感交集的心灵旅程注入的是另一种和谐的动力，这动力来自诗歌的语言、诗意的外延、诗歌精神主体彗星般闪耀的光芒，尽管这闪耀给人的印象是一时的。

我不是个习惯粉饰的人。为此，我接受戈麦的寂寞、孤独、漂泊、煎熬，甚至偏执，更喜欢他的追忆、坚守、眺望、遐想，乃至虚无。也许是因为戈麦与我有相近的年龄与乡村生涯；或许是受1980年代流行于中国的康德主体性哲学、梵高为代表的后期印象画派、俄罗斯形式主义思潮、存在主义思潮、非理性哲学思潮，和荷尔德林、里尔克、博尔赫斯的诗

歌，直至美洲电视连续剧的影响，戈麦的诗歌，给我无尽繁华的映像。也可能源于中国本土的星星画展、摇滚乐、流行音乐、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文艺方法论，美学热、海子、臧棣的诗歌……狂荡豪迈的心灵指涉，那富足的精神营养，那五彩斑斓的世界，着实令人神往。

戈麦彗星划过般短暂的写作生涯，留下了闪耀的诗歌印迹。他以年仅24岁的生命向世人诠释了诗歌对于自我精神栖息的涵义，戈麦用诗歌演绎了一种神秘的饥渴，一种久违的感动；更有一种顽固的持守充盈着他疲惫的心头。

感谢戈麦诗歌的出现，它为我提供了语言的草场。尽管戈麦的精神中可能管涵自卑情结与虚无甚至虚妄的层面，但我仍相信：戈麦和他的诗歌所熔铸的艺术精神，也必将成为这个世界强劲的质感精神资源。

2016年10月5日夜

目 录

自 序	/001
-----------	------

第一辑

戈麦综论	/003
------------	------

萦绕梦想之维的孤寂闪耀

——论戈麦诗歌精神主体的超越之旅	/003
------------------------	------

一、心灵漂泊	/006
--------------	------

二、精神炼狱	/016
--------------	------

三、梦幻天堂	/023
--------------	------

失重的诗歌	/038
-------------	------

一、怀抱我诗意图的语言	/038
-------------------	------

二、对诗歌价值的追寻与动摇	/041
---------------------	------

三、对神秘及神秘事物的偏好与陷溺	/043
------------------------	------

四、对温情的渴求与拒斥	/045
-------------------	------

第二辑

多维度的意象爬梳	/051
----------------	------

戈麦诗歌意象的时空简括	/051
-------------------	------

一、天地之间的多彩彷徨	/051
-------------------	------

二、诗意栖居式的内向选择	/057
--------------------	------

精神洁癖的决绝	/059
---------------	------

一、不愿往返于时间的雾里	/060
二、我是一根剔净的骨头	/062
三、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盏黑暗的灯	/065
四、寻找绿蛇环绕的山房	/069
光明与黑暗间的游弋	/074
一、孤独的意象群	/074
二、明暗交叉的意象群	/075
三、“光明”的意象群	/077
四、超然与虚无的意象群	/081
挣扎中的攀升与毁灭	/085
一、闪耀与灰暗	/085
二、苦闷与决绝	/087
三、决绝之升华	/089
四、死亡与孤寂	/091

第三辑

死亡的体悟	/095
戈麦诗歌对死亡意念的体悟	/095
一、死因之内心疑虑	/095
二、死亡之意象	/096
三、死亡之决绝	/097
四、死亡之重生	/100
五、追梦死亡	/102

第四辑

比较诗学中的戈麦诗歌写作	/107
源于国内的纵横	/107

一、诗歌神性写作的光辉	/109
二、比较视域中的戈麦与鲁迅	/113
三、比较视域中的戈麦和海子	/118
比较视阈中的戈麦与欧美诗人	/127
一、博尔赫斯的影响	/127
二、源于里尔克的哀歌	/129
三、荷尔德林的共鸣	/130

第五辑

解读——伊卡洛斯的飞翔	/135
秋天的呼唤	/135
颤抖的叶子	/135
鸽子	/137
一九八五年	/140
我的邪恶,我的苍白	/142
孤独	/142
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	/144
誓言	/147
献给黄昏的星	/152
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	/152
献给黄昏的星	/156
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	/158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161
如果种子不死	/164
通往神明的路	/166
故乡·河水	/166
有朝一日	/169
彗星	/170
高处	/174

眺望时光流逝	/178
南方(二)	/178
父亲	/180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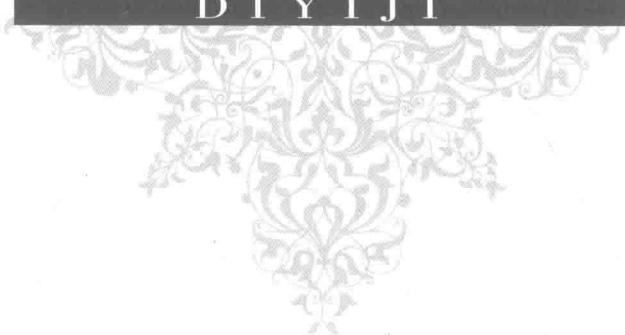
参考文献与书目	/185
中国知网(CNKI)参考文献	/185
参考书目	/188

第七辑

附录	/201
附录一 戈麦:戈麦自述	/201
附录二 戈麦:文字生涯	/204
附录三 西渡:死是不可能的	/210
附录四 瞿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	/217
附录五 西渡:拯救的诗歌与诗歌的拯救——戈麦论	/231
后记	/244

第一辑

D I Y I J I



戈麦综论

萦绕梦想之维的孤寂闪耀 ——论戈麦诗歌精神主体的超越之旅

戈麦彗星划过夜空的诗歌生涯，终因梦想和超越的执著而闪耀着恒久的光芒。萝北宝泉岭孕育的这颗闪耀之星，向着黑暗现实的孤寂而执著的闪耀，成为剖开他心灵冰河的利斧，拓展了诗人自我心灵与生存的空间，让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也许，戈麦最初的诗歌写作是以怨怼一切的孤寂，经历过心灵的漂泊，拓展了对自我有限情境的超越，这让戈麦的内在危机在随后的诗歌道路探索——自我价值确认——之后获得拯救。然而，突如其来的现实打击，以及功利主义乘虚而入致使一个时代人文价值跌落等现实，都令年轻的戈麦承受着精神炼狱般巨大痛苦的考验。朋友们放弃了原有的价值体系选择了精神逃亡，他却因为对梦想的执著而略近偏执的坚守而倍受虚无的煎熬。在无边的黑暗中，戈麦经受着内外交困的折磨。在生命最后时刻，心已疲惫幽暗的戈麦抒写了许多与宝泉岭故乡有关的童年记忆，这记忆应该是戈麦美好梦想的临终隐喻，也是戈麦诗歌写作与生命最后时刻的精神还乡。戈麦的超越是悲剧性的，他的诗歌旅程是一个精神探索者超越此在的困苦历程。在理想主义升腾、没落、消费主义兴起的短短几年中，戈麦的诗歌折射出精神主体超越存在趋近梦想时的个人际遇、价值碰撞、坚守突破与放弃的割裂之苦。作为思维的成果，戈麦的诗歌向世人展示了一代诗人的群体精神和个人魅力，力图凭借诗歌为时代文艺提供犀利的质感思想武器和博大的精神栖息地。在那样一个价值跌落、

精神荒芜、物欲开始泛滥的时代，不必自欺欺人妄加掩饰，如今的时代需要重塑理想，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梦想和向上的精神。戈麦的精神之旅，或许会因为超越的执著而存在明显的偏狭，但是瑕不掩瑜，他的超越精神本身是可贵的。戈麦彗星般在夜空中划过，而戈麦和他的诗终会因为对梦想的固守和对存在的执著超越，而永久地闪耀着不死的光芒。

选择体现价值。1988年，谢冕在《诗刊》（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现阶段诗歌由静止而跃动的动态结构的生成和衍化，集中显示了这个大转折时代的精神折光。”^[1]面对传统诗潮艺术钝化的现状，又一代新诗人迅猛崛起。作为其中的一员，戈麦诗歌的精神坚守与形式探索显得卓尔不群。

从1987年7月至1991年9月不到四年半的时间里，戈麦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作——尤其是1990年和1991年——一度成为中国新诗创造的代表。遗憾的是，尽管戈麦是出色的，学界对他的定位与研究一时间却显得十分模糊。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戈麦生前（1991年9月戈麦自沉于北京万泉河）发表的诗歌极少，而且死后出版的诗集数量也不多，现在能见到的也只有西渡编辑漓江出版社版的《彗星》（1993）、上海三联版的《戈麦诗全编》（1999）、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之《戈麦的诗》（2012）三种，所以了解戈麦的人不多；另一方面，从19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一浪高过一浪，文学逐渐走向边缘，而诗歌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因此关注诗歌的人更是相对较少；还有，作为一名“北大诗人”，“北大三剑客”——西川、海子、骆一禾——对戈麦也是个无形的遮蔽；此外，追求快餐化学术研究的学术气候也构成了戈麦研究的遮蔽。当然，戈麦及其诗歌本身的难度——先锋的形式与复杂的内涵——也是难以跨越的屏障。就诗学角度对戈麦的研究，诗人臧棣1992年发表于《发现》的《犀利的汉语之光》可谓力透纸背，臧棣以超拔的语言能力对戈麦的诗歌语言进行了权威性的论述，也许是因为臧棣的诗歌语言的超拔，此后再没见到其他有质量的关于戈麦诗歌语言技术的专论（《犀利的汉语之光》一文见本书附录四）。戈麦的诗友西渡，不但编辑了上海三联版的《戈麦诗全编》（其中11首系误编），而且做了《死是不可能的》与《拯救的诗歌

与诗歌的拯救》两篇专文，前者讲述两人的交往时戈麦给人的印象，后者论述了戈麦及其诗歌精神，这无疑是可贵的文献材料（《死是不可能的》一文见本书附录三，《拯救的诗歌与诗歌的拯救》一文见附录五）。收入《戈麦诗全编》的文章，另有诗人桑克的《黑暗中的心脏》一文，作为戈麦诗友兼黑龙江同乡，桑克的文字是一段戈麦解读的重要证明。除《戈麦诗全编》的论说，一时间戈麦的研究趋于沉寂，直到2000年代，评论界才逐步关注这位实力诗人，其中程光炜的专著《中国当代诗歌史》（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版）对戈麦的关注是比较多的，他援引臧棣的《犀利的汉语之光》一文，目的应该是吸引目光，以引起评论界对戈麦及其诗歌的重视。曹文轩主编的《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诗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选编了戈麦的《打麦场》等五首诗，王富仁编选的当代诗歌作品选列出了戈麦《献给黄昏的星》等三首诗。此外美籍华人评论家奚密女士1994年发表的《死亡：大陆与台湾地区近期诗作的共同主题》（原载《诗探索》1994年第三辑）也将海子、戈麦和顾城放在“死亡”的同一主题下进行考察。例外，黑龙江的几位戈麦同省的研究者对戈麦做出了不同的论述。

虽然学界对戈麦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截至目前，对戈麦的研究，对戈麦诗歌的解读、剖析还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诗歌精神主体的研究还停留在感性阶段，目今需要做的大概正是试图破解戈麦诗歌精神主体的生命和生存密码，进而为时下社会生活寻找一种可以构建和谐的稳定精神资源。

诗歌是主体思维的结晶，作为诗人精神的折光，戈麦的诗歌蕴含着精神主体固守梦想和超越存在的执著的精神旅程。恰是因为坚守和超越的执著，戈麦和他的诗歌才永久地闪耀着持久的光芒。戈麦论及诗歌时曾说，“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一定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2]戈麦的诗歌探索无疑凝聚了汉语之光的犀利照耀。可是镜子毕竟有两面，正面的语言探索越是光亮无尽，背面的心灵孤寂就可能越是灰暗异常。借用马丁·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概括，可能是戈麦自身也有“太大

的光亮把诗人置入黑暗中了”^[3]，而这不仅仅是“北大三剑客”的遮蔽。实际上，戈麦诗歌写作的短暂生涯，正是对个体生存孤寂幽暗和群体世俗平庸的超越。在自我有限情境持续不断的超越中追求无限，渴望神性永恒。诗人之死是戈麦向平庸现实的决绝一击——“胜利的沙子，你们等着！”（《谜》）。

在199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戈麦以逼人的才气，成为阶段性中国诗人的代表。作为表象的世界，戈麦诗歌凝聚着精神主体的超越意志。他拒绝屈从于黑暗而平庸现实和执意固守梦想的执着超越精神——尽管不无偏激——在物欲横流、价值跌落、精神萎缩的时代，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用80年代的思路和理念去做一厢情愿似的幻想，^[4]而是为了构建内在和谐的精神世界做出价值找寻。总而言之，戈麦的生存是孤独幽暗而短暂的，但是，戈麦对个体生存有限情境的持续超越，拒绝与流俗和解的执著探索精神，将使戈麦和他的诗长久闪耀着超越存在的坚守与执着之光。

一、心灵漂泊

心灵的探寻是艰难的，诗人心灵的探寻则是难上加难。诗人桑克怀念亡友戈麦时，援引过里尔克《致友人书》里的一段话：

不管外部多么广阔，所有恒星间的距离也无法与我们的内在的深层的维度相比拟，这种深不可测甚至宇宙的广袤性也难以与之匹敌。如果死者，以及那些将要来到这世上的人需要一个留居之处，还能有什么庇护所能比这想象的空间更合适、更宜人呢？^[5]

诗人的心灵世界是复杂的，就诗歌的表象看来，戈麦的内心似乎显得更其复杂。戈麦是个内向寡言的人，好在“诗歌”是他的语言，在言语贫乏、话语苍白、想象匮乏的世间，诗，当然也就是戈麦“更合适、更宜人”的“想象的空间”。戈麦强调“诗歌直接从属于幻想”，认为它能“剖开心灵

的冰河”，“能够拓展心灵与生存的空间，能够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所以，对于戈麦迷宫似的心灵城堡，也只有通过诗歌这把钥匙，才有可能把握其生命与生存的内在之维。戈麦留下的 259 首诗歌，无论其中的精品还是半成品，都已成为破解戈麦生命和生存精神意志的核心资源。透过戈麦诗歌的整体，一层层孤独的浪头随着青春的呼喊慢慢涌了过来……

（一）局外的寂寞

戈麦诗歌展示的精神旅程应该始于 1985 年——他的童年经历主要闪亮于其生命最后一两年的诗歌——这一年戈麦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学专业。按照友人的说法，戈麦对这一专业显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经济学，所以在转入文学专业之前，戈麦一直坚持旁听经济学课程，等待换专业。^[6]对当时高考情况稍加了解就会明白，戈麦的一些诗歌所表达的孤独、寂寞乃至怨怼和他的家族与学校都有关系。萝北宝泉岭农场孕育的这颗闪亮之星，本来打算放弃北大的文献学专业，似乎直至长兄站出来才相安无事，戈麦勉强同意进京就学。在《一九八五年》里，戈麦表达了对于这件事历久难平的怨怼情绪，当然，这也是他与此相关的孤寂心情的展露：

几个冬天结在我的心中/一颗未能如愿的石子/耿耿于怀/我只能停止盼望/在北方荒凉的冻土层/听从风的判决/像一块滚落的石头/听从桥面上/被我有意错过的绿色列车/乖戾地叫喊/那个美好的动机——/毁了！一个阴暗的早晨/我最终选择了活着/像一只在白茫茫的大风天里/丢失的手套

写这首诗时，戈麦已经从文献学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可他的怨怼仍然很激烈。“几个冬天”都过去了，大学也读到三年，可是戈麦对“一九八五年”给他带来的伤害仍旧耿耿于怀。几个冬天的冰冷结在“我的心中”，让“我”心彻底失望。看来，“一九八五年”的伤害，令戈麦极为心寒，字里行间透露着强烈的不满，冰冷的仇恨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在他人的冷漠中，“我”只好停止盼望，听从家族的安排，这安排酷似北方冬季里凛冽呼啸让人难以忍受的“风”。美好的动机毁了，“我”只能“像一只在

白茫茫的大风天里/丢失的手套”一样毫无价值地“活着”。这样说来，《一九八五年》实际上是诱发了戈麦的一种局外感：升学本来是“我”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可是经由“他人”的“安排”，作为当事人，“我”完全被排除在外，处于一种被取代、被冷落的局外人地位。戈麦的境遇与加缪《局外人》中默尔索的处境颇为相似。不过，戈麦怨怒的是家人的淹没，直到后来还在抱怨哥哥是“等待我成年的人/在我成年之后/等待着我的衰老”（《哥哥》），荒凉的心情与怨怒的情绪溢于言表。戈麦诗歌显示的信息表明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家族的限制已经严重困扰了戈麦充满“美好的动机”的心脏。再加上个人禀赋中的幽暗和执著，戈麦四年多^[7]的诗歌作品常常为怨怒的情绪所裹挟。虽然戈麦的诗歌有太多的晦暗和怨怒，可是，如果不加思索就一味地指责，同样会犯误解乃至曲解的错误。桑克“突然发现戈麦已经成为一座迷宫”，这表明桑克原来并不了解戈麦的心灵世界，生活中的每一个正常人的外在表象都不可能与他的内心全然对等。桑克说生活中的戈麦：“在道德伦理方面，他是人格完美的典范。所有趋向美好的词语都隶属于他：善良、温和、谦逊、尊重他人。和他在一起，我感觉到的是轻松是愉快是健康。”^[8]但戈麦内在的深层纬度的广阔，显然不是这些外在表象能够概括的。

戈麦局外的困惑不仅仅源于他的家族，从黑龙江萝北宝泉岭故乡进入北京大学后选择的尴尬很可能引发了他进一步的寂寞。戈麦的故乡——黑龙江萝北县宝泉岭农场——尽管边远，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宝泉岭三面环山，沿着另一方向绵展而成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平原上有沼泽湖，沼泽湖里嵌有四座细沙绵延的月牙岛；秋天，金色的麦田给少年戈麦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有了褚福军（戈麦的原名）“戈麦”的诗名。“然而他（戈麦）却说：我没有故乡。”^[9]对于戈麦最初的诗歌来说，“故乡”已经被诗人挥之不去的幽暗体验所遮蔽，表象上的“故乡”常被戈麦当作孤寂的影子被拖来甩去，基本没有留恋可言。弗洛伊德说，童年时期“这些琐碎记忆得以保存不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内 容，而是由于它们的内容与另一个受压抑的内容之间的一种有联系的关系”。^[10]宝泉岭的山川大地造就了戈麦，只是这只自由的鸽子的离开是带着伤害飞向远方的；不仅如此，甚至戈麦